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六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六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六冊

著者、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·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〇元

第九十六回

力闢仙源 欣逢舊雨
眷言倫好 情切友聲

話說芷仙和袁星又見迎面現出一所石室，兩扇石門半開半掩，便側身而入。見裡面像是一條石甬道，不透天光，甚是黑暗，芷仙便將霜蛟劍拔出試了試。劍才出手，好似一道電閃一樣，黑暗之中，比適才外面所見還要顯得光亮，心中大喜。借著劍上光芒，覓路又往前走，越走路越顯仄。走到後來，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，忽然走到盡頭，迎面好似被山石堵死。到處一找，並無出路，不禁大為失望。便埋怨袁星道：「都是你這猴子，得了這樣好的寶劍，還貪心不足，白走了多少冤枉路，害得外面幾個人在那裡死等，還不快些往回走呢！」

說罷，正要舉步回身，忽見有一絲青光，往對面石頭縫裡一閃。芷仙知道自己劍光是白的，先還疑是袁星也將劍拔出，及見袁星挾著雙劍站在那裡，口中直喊：「奇怪！」不住朝那盡頭山石上看視，才覺出有些奇怪。

此時那一絲青光，已從石縫中連閃了好幾下。芷仙也學袁星，往那發光之處看時，並看不出所以然來；那一絲青光也不再現了。正問袁星：「可知什麼緣故？」袁星已然輕聲說道：「

姑娘，據我看，這洞我們並未走完。這盡頭處的山石，和洞中石色並不一樣，定是被人將去路用山石堵死。適才見那一絲青光來得奇怪。我們何不將這山石打開，看個明白？說不定裡面還藏有寶物呢。」

芷仙聞言，貪心又起，便道：「雖然這盡頭處山石，是此洞出路；但是這是一塊整石頭，又看不出它有多深多大。我們兩個又不會法術，豈能容易打通？還不是空想麼！」

袁星道：「我還有點蠻力，祇要這石沒有被人用法術封鎖，我就能弄開它。好在打不通，我們再回去也還不晚。」說罷，將手中長劍交與芷仙，將兩隻長臂按在石頭上面，奮起神力，狂嘯一聲，朝前推去。連推幾下，並無動靜。

芷仙仍將長劍交牠道：「我說白費牛力不是？這大山石，如何能推得動？我們還是回去吧！」袁星道：「姑娘別忙。我末後一次用力，好似覺得這山石稍為動了動，定然沒有法術封鎖。據我猜測，這石至多有二、三丈方圓；推它不動，想是被這洞口夾住。等我想個法子弄開它再說。」

芷仙總覺有些徒勞，不住叫袁星接劍回去。袁星猛見芷仙手中劍光直閃，忽然心中一動，跳起身來，喜叫道：「有了！我們有這麼好的開山利器，怎麼不會用哩！」說罷，接過長劍一抽，一青一黃兩道劍光同時出匣。手一起，直往山石刺去，「叉叉」幾聲，劍到石開，磨盤大的石塊紛紛往下墜落。喜得袁星越發起勁，運動一雙長劍，上下左右，亂刺起來。不消多一會，早將山石穿通了一個三、四尺方圓，丈許深的一個孔洞。

袁星歡呼，人皆以爲有寶，不意卻是「詐胡」！作者故弄狡獪，行文不測之至。

以下筆勢忽轉雄奇恣肆，乃還珠寫景之絕詣也

芷仙見牠時而用劍連斫帶刺，時而又騰出手來，去搬那石頭。有時海盤大的石頭，迸落到牠身上，也不在意，仍是興高采烈，猛力進行。祇激得大小碎石，滿洞飛迸。自己恐被碎石打著，也不敢上前相助。似這樣又過了頓飯時刻，猛聽墜石紛飛中，袁星歡呼起來。近前一看，牠已將這兩三丈深的石壁洞穿，洞外面天光直射進來，便聽洞外濤聲震耳。袁星接著又是幾劍，竟闢開出一個可以過人的小洞了。

芷仙自是喜歡，便隨著袁星，從這新闢的石穴中走了出去。到了外面一看，那裡有什麼寶物？自己存身之處卻是一片突出的平崖，有數畝方圓地方。一面是孤峰插雲，白雲如帶橫亘峰腰，將峰斷成兩截。雖在夏日，峰頂上面積雪猶未消融，映著餘霞，幻成異彩。白雲以下卻又是碧樹紅花，滿山如繡。一面是廣崖聳峙，寬有數十百丈。高山上面的積雪，受了陽光暖化成洪濤駭浪，夾著剩雪殘冰，激盪起伏，如萬馬奔騰，湧湧而來。中間遇著崖石凸凹之處，不時激起丈許高的白花，隨起隨落。直到崖頭盡處，才幻作一片銀光，籠罩著一團水霧，直往百丈深淵瀉落下去。澎湃呼號，聲如雷轟，滔滔不絕。

再往對面一看，正對著這面洞門，也是一片平崖，與這邊一般無二。平崖當中有一座洞府，洞門石壁，有丈許大的朱書「飛雷」二字，原來自己已然到了洞外。對面飛雷洞，彷彿聽靈雲等說過似的。正算計過崖與否，忽聽碧霄中一聲鶴唳。抬頭一看，一隻仙鶴在斜日陽光下，閃動著兩片銀羽，盤空摩雲而來。眨眼功夫，落到對崖上，才看出仙鶴背上還伏著一個白衣道童。看年紀不過十五、六歲，身子半騎在仙鶴背上，一隻手攀定仙鶴背頸，一隻手抓緊仙鶴的左翼；

仙鶴降地，兀自還不下來。那仙鶴忽地朝著對面洞裡，長鳴了兩聲。

不多一會，便從洞裡又跑出一個青衣道童，年紀和先前道童不差上下，口中直說：「師兄，你怎麼受傷了？」一面忙著，將那道童從仙鶴背上扶了下來，正要往洞裡走去。芷仙猛聽背後一聲嬌喊道：「燕哥哥慢走一步，我來了。」言還未了，早從芷仙身後飛起一團黑影，縱向對崖，把芷仙嚇了一大跳。定睛一看，見是英瓊，便猜若蘭也來；再回身一看，果然若蘭也站在身後。

原來芷仙同了袁星入洞之後，好半天不見出來。南姑等四人在崖前等得心焦，依了于、楊二人，便要跟踪尋去。南姑道：「慢說這樣又高又陡的山崖不好走，就是能走，袁仙姑並沒有叫我們跟去，豈不叫她見怪？莫如還在這裡等候吧！」

四人正在議論不定之際，英瓊與若蘭本是中毒以後，精神疲倦，才回洞去打坐養息。及至按著峨嵋真傳，用了一回內功以後，二人彼此互問真氣運行如何？若蘭首說氣不歸元，非常吃力。英瓊雖然稍好一些，也沒有往日自然。若蘭便對英瓊道：「這次若沒有秦家姊妹相救，我兩人還不知要吃多大的虧呢！」

英瓊忿怒道：「這些妖僧妖道真是可惡！我平生還沒吃過這種虧呢。祇要有那一天，若不把這些異派妖人斬盡殺絕，我便不是人。」

若蘭笑道：「不差！一來說生平如何，妳總共今年才多大歲數？打量都像妳似的，小小年紀，一出世便遇見許多仙緣，自然湊合。妳以為修成仙人容易呢！修內功，積外功，吃盡辛苦

未免過份！

不必說，那一個不經過許多災難？像我們吃了一點虧苦，不但有多少人解救，還有人替我們報仇出氣，總算便宜而又便宜的了。有許多不但吃了別人的虧，並且因而送命的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！」

一語中鵠！

英瓊笑道：「算了，這種丟臉又吃虧的便宜，妳下次多撿幾回吧，我是不想再撿的了！」

若蘭道：「妳倒會打如意算盤，劫數到來由得妳嗎？況『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』，我二人遭此一難，焉知不是我二人心狂氣盛，自恃本領，不聽大師姊囑咐，教祖想玉成我們，特意警戒警戒我們；想教我們異日不奉師命，不准輕舉妄動呢。這都不說，我兩人身體還未復原，用不得功，真急死人！適才因為急於進來用功，也沒顧得招呼遠客；看神氣，那來的四人，不一定將來便和我們一樣。但是我們到底是主人，不該怠慢人家，叫人家多心我們逞能看不起人才是。」

英瓊道：「我也並不是看不起他們，也不是怕羞；向例我不大愛理生男人，從小就是如此。我同他們不熟，又加人沒有復原，不知不覺，就變成不和人家投緣了。好在芷仙姊姊也是主人，有她代我們款待，不是一樣麼？」

若蘭說道：「說起芷仙姊姊真是可憐！人極向上，偏她本領又低，根行又比別人稍淺；直到如今，除我送她一面護身的小幡外，連劍都沒有一口。最難得她又自己事事都甘退讓，從不上前，祇把大師姊教她一點初入門的本領，拚命練習。有時教得難點，她練不上來，便去背人哭泣，越發苦練。對於眾同門，更是無論那一位，她都一樣誠心結交，從沒絲毫大意。妳別看

她資質不如我們，孔夫子說得好：『參也，以魯得之。』我看她將來成就還不一定在我們之下呢。

「就拿這次到青螺去說吧，大家都想立功，人前顯耀，獨獨把她一人丟在山中看家，當然是害怕又不願意。可憐她連妳都不敢當面說，還托我講情；我已幾乎被她感動，想不去了。偏妳這位小姐姑姑執意不肯，一定要去，白受了許多罪回來才真冤哩。」

英瓊聞言，秀眉一聳，推了若蘭一下，笑說道：「我頂恨妳，專一愛做好人。照妳一說，彷彿我好欺侮老實人似的。去青螺不是妳頭一個願意的嗎？芷仙姊妹跟妳商量，妳不願做惡人，卻推到我的頭上。我又不曾作假，祇好和她實話實說，這會又是我不對了。還有這位芷仙姊妹，同門姊妹在一起，大家又情投意合，比骨肉還要親切；有什麼話不可說，用得著什麼客套。心裡頭有什麼事就說出來，能辦就辦，不能辦放過一旁，也不會有人怪她。老那麼謙恭，雖不作假，倒顯著不親熱了，這是何苦！」

二人正在說笑辯難之間，忽見芝仙從外面捧著兩片其紅如火的草葉進來。自從九華移植之後，英瓊、若蘭、金蟬三人正無事時，都愛抱著它玩。靈雲因這樣要妨害它的道行，時常勸阻，三人仍是不聽。芝仙也最愛三人抱它，這時也高高興興跑了進來。若蘭首先向它道謝捨血相救之德，英瓊已搶著將它抱在膝上。還未及張口逗弄，芝仙已將一片朱草直往英瓊口中便塞，咀裡咿咿呀呀，說個不住。英瓊見那朱草通體透明，其紅如火；一葉三歧，尖上結著和珊瑚似的一粒紅豆，清香透鼻，知道是一片仙草。見它往自己口裡亂塞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一片仙草，你

想給我吃是不是？」芝仙「牙牙」兩聲，點了點頭。

英瓊先將那葉上紅豆吃在咀裡，覺得又甜又香；率性連葉也吃下去，竟是甘芳滿頰，甜香襲人，頓時神清氣爽。正在咀嚼餘味，芝仙又掙脫了英瓊的手，跑回若蘭身旁，將那一片也遞給若蘭。

若蘭見英瓊吃了朱草之後，滿口通紅，正要笑她。忽見芝仙來教自己也吃，便笑道：「你還是請她吃罷！這草吃下去，把嘴鬧成個猴兒屁股，不擦胭脂自來紅，才羞死人呢！」

英瓊笑道：「妳休要辜負芝仙好意。這不知是什麼仙草，我吃了下去覺得神清氣爽，身子復原了一大半哩。」若蘭也聞得朱草香味，再聽英瓊一說，不由也學了英瓊的樣，將朱草吃了下去，果然芳騰齒頰。英瓊見她讚美，正要取笑；那芝仙倏地掙脫了手，跳下地去，往門外便跑。

英瓊直喊：「回來！」那芝仙回頭朝二人將小手招了招，仍往外頭跑去。若蘭道：「芝仙朝我們招手，想必是領我們去採那仙草呢！」英瓊聞言，一面點頭，便同了若蘭，跟著芝仙後面追去。那芝仙跑得甚快，放開其白如雪的兩條嫩腿，出了太元洞，便往西面崖旁飛也似跑去。

南姑兄妹與于、楊二人正在崖前等得心焦，忽見遠遠跑來一個精赤條條尺許高的小人，其行如飛，後面追的又是英瓊、若蘭。楊成志好事，便迎著小人攔了上去。偏巧那裡是一條仄徑，那小人跑得正疾，猛不妨前面有人兜攔，口裡「牙牙」直叫；一時收不住勢，又無處避讓，眼看要被楊成志擒獲。英瓊、若蘭二人，本是和芝仙追趕著玩，一眼看見有人攔住芝仙去路，眼

看就要將它捉住。頭一個英瓊就不願意，嬌叱道：「快些閃開，不許攔它！」接著腳一點，飛身縱將過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！芝仙早一縱丈許高下，從楊成志頭上縱過；往崖上一跳，晃眼之間不見踪跡。

同時英瓊也飛到楊成志跟前，埋怨道：「你這人怎麼這般不知輕重！這就是我們的芝仙。大師姊費了多少事，當初說了多少好話，才從九華將它移植到此，救過好些同門的命，又是我們的恩人。你初來到此，什麼不知道也該問一聲。實對你說，連大師姊和全體同門都極愛它。雖然常和它抱著玩，誰也不敢動它一根寒毛，你倒冒冒失失的攔它。它最怕生人，你要嚇著了它，小師兄回來，看他饒你哩。」

若蘭也從後面趕到，看得清楚。見英瓊粉臉通紅，指著楊成志，沒頭沒腦的亂說；楊成志被她說得頰紅臉脹，一句也不敢應聲。覺得怪僵的，便勸解道：「這也是他遠來初到，不知究裡。好在芝仙現在也不怕人嚇了，算了吧，不要說了！我們找芷仙姊姊去吧。」

英瓊道：「真怪，芝仙姊姊不是帶這四位遠客出來遊玩嗎？她跑到那裡去了呢？差點沒闖出禍來。」這時南姑姊弟同于建也走了過來，因為同來的人闖了亂子，都嚇得不敢言語。這時見問，虎兒到底年紀還輕，便指著西崖上說道：「適才那個大猴仙跑到崖上，把裘仙姑也叫了去；兩個人都鑽在山裡頭去，有半天了。」

若蘭道：「這事休怨這幾位遠客，都是芝仙姊姊同袁星，把他們丟在這裡不管，也不知到崖上去有什麼好玩？這崖我們都去過，崖頂也沒什麼出奇之處。他們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南姑接口道：「袁仙姑同袁星並未到頂上去。先是袁星上了半崖腰，後來又喊袁仙姑去看，袁仙姑才上去。袁星便把上面藤草一分，想必是現出什麼洞穴，他們二位進去就沒出來。」

英瓊、若蘭聞言，都動了好奇之想。英瓊便對四人道：「你們都守在這裡，先不要走動，再見那芝仙出來，千萬不可再去嚇它。我們去找他們兩個出來。」四人自是一一點頭遵命。英瓊、若蘭又問明了芷仙、袁星去處，雙雙將腳一點，便到了上面。

洞口藤草已被袁星分開，那洞顯得明明白白，二人便相率入內。過了瀑布石梁，到那石屋中一看，空空洞洞，什麼也沒有。出室尋路，上下曲折，又走了不少路。二人借著劍光，一路在洞中飛行，一路觀察，頃刻間便走完那飛雷洞的甬道。忽聽潮聲盈耳，聲如雷轟；出洞一看，見了四外奇景。正在驚異，同時見芷仙、袁星向著對崖呆望；順眼一看，正遇那道童從洞內跑出來，扶著那鶴背上的同伴。

英瓊見是熟人，不由心中大喜。忙不迭的一面喊著，早飛身過去和那道童相見。那道童也認得英瓊，連喜帶說道：「李世姊怎得到此？師伯呢？我師父不在家。師兄前些日，和一個小女賊交手，是我幫他將女賊打走，今天師兄一人出洞閒遊，好久沒回去；適才聽得鶴師兄叫喚，他已受了傷回來。幸而師父還有丹藥，我們扶他進洞再說吧。」

英瓊聞言，便喊若蘭、芷仙、袁星都過崖來，先引見那道童，道：「這是我從前和你們說過，周師伯的門人趙燕兒世兄。不知怎的，會做了仙人的徒弟？我們有好多話要說，我同若蘭姊姊得晚回去。芷仙姊姊同袁星先回家去吧；都是妳們要走開，新來的四個淘氣鬼，差點把我

們芝仙嚇壞了呢。」說罷，便請芷仙和袁星快回。這時若蘭已略聽芷仙說起她得劍大概。

英瓊雖然看見芷仙、袁星各捧寶劍，因為急欲要和燕兒述說別後之事，不顧得細問；祇略略介紹了姓名，便催芷仙、袁星回去。芷仙因聽英瓊說，因自己走開，新來四人生了事，早著了忙，慌不迭的同了袁星回洞去了。芷仙走後，趙燕兒便扶著先前道童，請英瓊、若蘭進洞。

英瓊、若蘭一看這座飛雷洞，又和別處洞府不同；洞門像是人工製就的兩扇石門，入門便踏著數十層石級。往下走，到了洞底，便見迎面八根鐘乳凝成的石柱，直撐洞頂；分兩行八面排列，如同水晶柱一般，通體透明。尤其難得是八根晶柱都是大小勻圓，粗細如一，位置齊整。當中一座丹爐，迎著丹爐放著五個蒲墊；估量是燕兒師徒用功之所。穿過晶柱，走幾步，又是大小粗細百千根鐘乳，自頂下垂數十丈，凝成的一座水晶屏，恰好將前後隔斷；祇兩旁留出大小如一，寬約三尺，高約八尺的門戶。

再由門中進去，便見無數根鐘乳結成的晶牆，隔成大小十數間屋子，從洞頂到下面，高有三十餘丈。也不知那裡來的光亮？射在晶牆、晶屏、晶柱上面，照得合洞光明，到處都是冰花幻彩。再加上洞中石床、石几之類，似晶似玉，瑩滑朗潤；越顯得氣象莊嚴，寶光四射，明潔無塵，氣象萬千。

燕兒將那道童，扶到儘裡面石室中石床上面臥倒，便請英瓊、若蘭隨意少坐，急匆匆去尋丹藥去了。英瓊、若蘭見那道童，身上並無血跡，祇是牙關緊閉，面如金紙。瞪著雙眼，不住流動，好似要說甚麼話，說不出口似的。

如入水晶宮
中，肝、膽
可相照矣。

一會工夫，燕兒取來丹藥，和一片蓮葉相似的草。若蘭認得那藥草，正是福山潭的烏風草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趙世兄拿的這烏風草，乃先師紅花姥姥福仙潭之物。當初齊靈雲師姊取到此草，同我行至中途，正要往衡山覆命；半途遇見一位騎鶴的前輩師叔，將此草要去。齊師姊曾說，那位真人便是峨嵋門中的髯仙李師叔。今見此草，莫非這裡便是李師叔的洞府麼？」

燕兒一面忙著救那道童，一面口中答道：「家師正是髯仙李真人。當初將此草送到衡山，交與白師伯，轉交金姥姥，救了頑石大師。白師伯說，此草乃並世難尋的靈藥，如今各派劫數將臨，異教中妖術邪法甚多，異日大有用它之處。可憐除福仙潭外，沒有地火之處，俱都不能栽植。再三算計，祇有東海天風窟，和九華掌教真人別府，同這飛雷洞三處可以移植。便將那數十根烏風草，分了一半與東海三仙送去；將餘下的一半親自送往九華移植；又從中分了一根與家師，吩咐好好護持。家師自得此靈藥，曾救過不少的人，所以我知道用法。」

那道童經燕兒與他服了髯仙李元化煉就的仙丹，又用烏風草在遍身拂拭，面色業已逐漸轉好。知道無有妨礙，便說道：「我雖不知我師兄被什麼妖法所傷；他既能騎鶴歸來，必然受毒還淺。家師在洞時常常囑咐說，此草以毒攻毒，非常厲害，不到萬分危急，不可妄服，所以不敢造次。此草既是這位申師姊仙山所產，想必知道功效。請看我師兄有無妨礙麼？」

若蘭道：「我看令師兄服了仙丹，臉色雖然漸好，還不見醒；恐怕不是中毒，也許是什麼妖法所迷吧？當初先師對於各派妖法均極精通，妹子也學得一二。看他神氣，好似中了敵人的香霧迷魂砂似的？我也拿不準是不是。待我來試試看，好在救不轉，還有別的法子可想，祇是

趙世兄休得見笑。」

英瓊道：「妳幾時也學會這些嚙嚙？趙世兄又不是外人。適才既認出這位師兄被妖法所傷，就該當時下手才對；偏要挨到這時，白叫人等著心急，一肚皮的話沒法先說。」

若蘭道：「我沒見妳這急性子。各異派中妖法千頭萬緒，我的學歷又淺，剛才我也沒看出來。後來見烏風草在他身上連拂，聞見一股邪香，才猜是香霧迷魂砂。對不對，還要救醒轉來才知道呢。妳就愛埋怨人，真討厭。」

英瓊還要再說時，若蘭已將頭髮披散，從身上取出一個羊脂白玉瓶兒，說一聲：「趙世兄休得見笑。」將瓶口對準那道童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一陣奇香過處，那道童臉上條的飄起幾絲粉霧。燕兒見那香薰人欲醉，正在驚異；若蘭手中瓶口早見閃出一兩絲五色火花，射向道童臉上。剛把那幾絲粉霧，吸進玉瓶之內，便聽那道童口中喊得一聲：「好香！」立刻醒轉了來。一眼看見旁邊站定兩個絕色少女，大喝一聲：「賤婢竟敢到此！」便要上前動手。

燕兒知道誤會，忙喊：「師兄休要莽撞！這兩位是我世姊，來救你的。」說罷，忙與二人介紹見禮，匆匆又各說了一些來歷。那道童名叫石奇，乃是人家一個棄兒，從小就被髻仙救到山中，收為弟子；本領資稟，都不在燕兒以下。一聽英瓊、若蘭是妙一夫人門下，本是同門；又加二人英姿颯爽，秀骨如仙，想起適才冒昧，好生過意不去。

大家坐定之後，英瓊忙與燕兒細談經過。才知李寧出家，英瓊遇見許多仙緣，眾同門凝碧崖煉劍。以及燕兒隨周淳到成都路上，因叫門投宿不應；周淳縱身入內，遇見七星手施林。燕

兒一人在門外等候，險些葬身蛇口；多蒙髯仙救度上山，收歸門下，學習劍術。後來髯仙破了慈雲寺，從成都回來，才知周淳已被高山二老中的追雲叟收歸門下等情節。彼此聽了，都十分感嘆忻幸。

英瓊久聞髯仙之名，便問燕兒：「師叔那裡去了？」燕兒道：「師父是往九華山去的，曾說要過了年才回來；如今離過年還早。」言還未了，忽聽一聲鶴唳。燕兒猛然想起，向石奇道：「我祇顧和李世姊說別後之事，還忘了問師兄；師父未回，你被女賊所害，鶴師兄怎得將你救了回來？」

問鵬即問人，
有關節。

石奇道：「說也慚愧。我自那日在洞前，見那女賊來偷飛雷洞瀑布中的逆魚；因她是個女子，祇要她有本領從千百丈洪濤中將魚取去，先並沒有和她計較。因她不時拿眼看我，我被她看得臉紅，便躲進洞來。第二天那女賊又帶來了一個小的，還是明目張膽的偷魚，我也沒管她。誰知那小女孩竟趁那大女賊飛落寒潭取魚之際，忽然偷偷縱過崖來，向我說：『這位哥哥在峨嵋山後居住，你看見過一隻大的黑金眼鵬麼？』說時，滿臉驚慌愁苦，好似怕那女賊聽見似的。」

「我還未及和她說話，那大女賊已偷了幾條金眼細鱗的魚上來，看那小女孩和我說話，便罵著縱了過來。忽然又對我打量了兩眼，笑了笑，也不再罵那個小女孩了。想是要在我面前賣弄，一手挾著她的同伴，駕一道青色劍光飛去。我也沒有在意。第三天，女賊一人又來，同我糾纏。我氣她不過，和她動手；多虧你出來相助，才將她趕走。」

「今早我又到洞外去觀瀑，看那金眼逆魚力爭上游，偶爾有一條微倖沖瀑而上，便化成翠

奇聞。

鳥飛去。正想修道人也和他一樣，祇要心專不怕難，早晚有成就的一天。想著想著，忽然聞見腦後一股子奇香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女賊笑嘻嘻躲在我的身後。我還未及放出劍去，便自暈倒，祇覺身子被人挾在空中，好一會才落地；又彷彿有人扶著我到了一個地方放下。

「不多一會，便聽得師兄在耳邊叫了兩聲，我心中雖然明白，無奈身如火焚，軟綿綿的，動轉不得。又一會，便覺鶴師兄將我背起。彼時我已越來越昏迷，心中又癢又麻，兩手恨不得拚命抓緊一樣東西，一會便不省人事了。醒來已回了家，別的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英瓊聽那女孩問人可曾見過一隻金眼大黑鵬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我從莽蒼山得劍回來，得著余英男留書。說她師傅廣慧師太圓寂以後，原打算搬到後崖來和我同居作伴；不想遇見已經脫離崑崙派的女劍仙陰素棠，將她逼走，帶往棗花崖而去。不知怎麼的，她總覺陰素棠太厲害，同她不甚投緣，希望我回來，千萬請神鵬佛奴，到棗花崖陰素棠那裡將她背回。」

「當時我本想開闢了凝碧崖之後，就派神鵬前去接她。偏巧靈雲深知陰素棠根柢；又知她自從脫離崑崙派後，常和異派勾結，助紂為虐，新近煉了兩樣法寶，甚是厲害。難得有這麼一個人人在她門下，正好窺她一些虛實。英男本是三英之一，異日峨嵋門下的健者，有緣早已註定；更不愁她會由此被外人網羅了去。陰素棠雖然外行不義，劍術已得崑崙真傳。她對英男，定是看出她資稟過人，才執意強迫，要收她為徒，並無惡意；樂得藉此讓她學些本領。」有了這幾層原因，便主張不要忙著去接。

英瓊素來極敬服這位大師姊，雖然心中不無眷戀，經靈雲一再開導；又加與眾同門住在這